

谢冕 主编

新 中国五星
创作文库

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选

神

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选

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选

神

聊

莫言著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陈一清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贾爱荣

新中国五星创作文库·谢冕主编
神 聊——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选
莫 言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90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7-303-03235-5/I·370 定价：10.60 元

总序：永恒的追逐

谢冕

这好比是竞技场上的赛事，枪声响起，起跑者姿态矫健。他们举步跨栏，身轻若燕，无所阻挡，观者惊呼！人们望那炬火明灭，分明是为遥远的灿烂文明所烛照，那炬火经历世纪风霜，愈久而愈为鲜丽。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一批先行者已抵达终点。

这赛场向未沉寂，冠军的争夺虽残酷而无情，总有勇者走上挑战的位置。这乃是一场不流血的友善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一种灭绝，以从肉体到灵魂的伤害和取消对方为目的，而这里的“战争”，却是汲取、濡沫和彼此激励。也许有狂想的诗人宣称他的智慧和天才只来自自身，此话必不可信。文学纵然是创造，但所有的创造者都受惠于积累和承传。

这就是真正的接力赛。竞赛者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分分秒秒都在计较。究其内质，则是兼容、互渗、而充盈着博爱精神。这是一番异常感人的追逐。所有的后来者跟随着前人的步履，他们都试图超越前人，而真能实行对前人超越的却为数甚少。但那未必成功的超越精神却成为激励所有后人的财富。

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它特有的丰盈铸造那时代的文学之魂。每一个属于那时代的文学

创造者都无例外地肩负了传导当代精神的使命，不管他是否愿意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此，那些既拥有才智又与时代保持了密切联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成就为激烈争夺后的超越前人的入。

整部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幸运的超越者写成。那些杰出的人物以包容着充实的时代精神的文学个性，跨进这殿堂。这里有既成传统对于未成传统的普泛的滋润，但都不存在简单的重复和高度一致的规范。这里有某种神圣，却不存在偶像。跨越浩淼的时间和空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构成了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精灵。在澄彻空明的天宇之上，点缀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大小小的独立星体，它们构成了被指称为历史的文学的辉煌。

一批先行者到达了终点，另一批接力者又跋涉在中途，而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正在出发或正等待着出发。所有的人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他们的竞争坚定而毫不妥协，他们的竞争同时也不怀敌意。当然，当外力强加而造成文学秩序的混乱时，这种和平的生态便可能丧失。但所有的竞争者的良知，都无例外地谴责这种暴虐。

本世纪某些时间，中国文学曾经受到为时甚长的来自外界的侵害。所幸这侵害目下已减少到低点。人们从这种良好的形势中依稀窥见了希望。如今创造力旺盛的接力者，较之他们的文学前辈有了更为良好的施展个人才情的机会。竭尽全力为这样的施展提供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以期在这场充满善意的竞争中造就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于时代恩惠的酬答。

以往，因为苦难的降临我们曾把文学的衰颓委过于那种不幸的笼罩。面对粗暴的指使和强加，我们抵制或反抗环境的施虐。在今日，当文学拥有了有限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对于环境的怨尤，更需要的是拷问自身：我们是否随意地抛撇了那血泪凝成的珠宝？

文学呼唤着严肃精神。若是真正的游戏人生或游戏文学，社会

公义将不会宽容。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敬意献给了辛勤而充满创造精神的超越者。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序文作者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解从事这一丛书的组织编辑工作的。这里集结的将是一批强有力的向着历史和前辈的挑战者，也将是一批丰富、充实并光大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力者。他们贡献于中国新文学的，是他们融汇了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既有异于前也有异于众的精品。我们如此期待。也许我们的期待有待于证实，但我们的期待是热切而坚定的。

自序

莫言

1955年3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生过八个孩子，我是最后一个。那时候，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尚未实行新法接生，婴儿的死亡率极高，能活下来的孩子都是生命力比较旺盛的。母亲生我时，奶奶到大街上扫来一簸箕土垫在母亲身下，我是落土而生，正好暗合着中国古典哲学里“万物土中生”的理论。

现在回想童年时期，如同远远地看着雾中的田野，于一片朦胧混沌之中，看到阳光洞穿迷雾，展现出一点点凄凉的绿草。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情是1958年去公共食堂吃饭时，不慎打破了家里唯一的现代设备——一把热水瓶，竹壳的。我知道闯下了大祸，钻进草垛里，一天没敢露面。成千上万的蚂蚁咬着我，我也不敢出来。后来，我听到母亲带着哭腔的呼唤，才钻出草垛。母亲只字没提我打碎热水瓶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把热水瓶，母亲在祖父祖母面前赔了多少不是。

父亲是极其严厉方正的人，对妻子儿女向来不苟言笑。我们兄妹对父亲非常敬畏，只要父亲在场，大家都变成哑巴，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父亲只要狠狠地瞪我一眼，我的小便就失禁。父亲也有温柔的一面，他的钻石般珍贵的父爱的每一次施舍，都令我终生难以忘却。一次是我三岁时，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先抹了我满脑袋肥皂沫子，肥皂沫子浸痛了我的眼，我闭着眼乱叫，也许是憨态

可掬吧？父亲笑了，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说：“小牛犊子！”

祖父祖母都是善良勤劳的农民，对我们这群孙子孙女的爱很平均，我婶婶的几个孩子出生后，我更像一个小狗小猫，委委屈屈地活着。爷爷带我去辽阔的荒草甸子里割草，他不识字，但能唱大量的戏文。在寂寞得连鸟儿都不愿叫的草甸子里，蚂蚁飞行时的声音震耳欲聋。爷爷常常在这种时刻抖开苍凉的嗓子唱一句诸如“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之类的戏文。那时候我觉得爷爷的歌唱上达苍天。

我在本村读小学，读到五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即辍学。十一岁至十七岁，我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初以放牛割草为业，后渐入成人圈子，担当起成年男人的繁重劳动。

十七岁时，托叔父的面子，我进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

二十岁时，我离开了那块生我养我、我既深深地爱着又深深地恨着的黑土地。

我同意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的说法，固然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不幸的童年也不是所有童年不幸的人都能成为作家。我认为文学实际上是作家们首先为自己然后为他人编织的梦境。童年是多梦的年代。作家们在纺织梦境的过程中，恐怕无法不去追忆那些逝去的梦，那些残破的梦。我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多多少少都有些自我的感情经历在内。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就像唱着一支忧伤的歌曲，到处寻找失落的家园。在寻找时，我发现一己的历史既构成宇宙的历史又淹没在宇宙的历史里。自我历史是那样相对的渺小，又是那样相对的博大。我不想把自我放在宇宙背景下，而想把自我放到一个小小的社会圈子里，使一个个体获得某种放大效果，并记录这种放大效果，使后人研究先人的感情运动轨迹时，获得一具较为鲜活的标本。

我也认为一个作家不能过多地咀嚼自己的痛苦，而应把嘴巴和牙齿伸向更为深广的人民的痛苦；跳出个人感情的泥淖，把爱普

及人类。任何一个大作家都是这样的。不是大作家甚至不是作家也要这样要求自己。

我觉得一个作家就是一棵树。是有生命的树不是塑料树。所以，寻找适合自己长的土壤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中国文学界风行的“寻根”运动我不反对，谁愿寻谁寻。我只想寻找自己的土壤。找到我的土壤我就扎根赶快扎，往深里扎，扎得盘根错节，等候八方来风。

我想把根扎在故乡那片黑土里。那片黑土对庄稼的种子来说是贫瘠的，对感情的种子来说是肥沃的。那片黑土从有人类文化时就存在着，在人类文化不灭亡时它也不灭亡。在那片黑土上已经埋葬了多少肉体 and 思想，当然还在繁衍着肉体 and 思想。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黑土的河流，每一个波浪里都有丰富的营养。我自然要拼命汲取，拼命生长。

埋葬在黑土里，是我的幸福，但愿也是我最终的归宿。

目 录

总 序:永恒的追求	谢 冕(1)
自 序	莫 言(1)
神 嫖	(1)
辫 子	(10)
天 才	(21)
良 医	(30)
鱼 市	(36)
夜 渔	(45)
翱 翔	(53)
灵 药	(62)
铁 孩	(71)
粮 食	(82)
初 恋	(92)
地 道	(101)
地 震	(110)
飞 鸟	(119)
金 鲤	(130)
奇 遇	(134)
屠户的女儿	(137)

麻疯的儿子.....	(150)
姑妈的宝刀.....	(161)
欢 乐.....	(172)
红 蝗.....	(251)
附： 莫言主要作品目录.....	(363)

神 嫖

当天夜晚，季范先生家大客厅里，烛火通明，名流荟萃，二十八个娘子恹恹作态，淫语浪词，把盏行令，搞得满厅的男人们都七颠八倒，丑态毕露，早把祖宗神灵忘到爪哇国里去。夜渐深了，烛火愈加明晃了起来，娘子们酒都上了脸，一个个面若桃花，目迷神荡，巴巴地望着风流倜傥的季范先生。

民国初年，高密东北乡出了一个潇洒人物，姓王，名博，字季范，后人多呼其为季范先生。

我的老爷爷十五岁时，就在这位季范先生家当小伙计，所以就有很多有关季范先生的轶闻趣事在我们家族中流传下来，大爷爷对我们讲述这些轶闻趣事时神采飞扬，洋溢着一种自豪感，这自然是因为我的老爷爷给王家当过差。大爷爷每次给我们讲季范先生轶事时，开首第一句总是说：你们的老爷爷那时在季范先生家当差……

春光明媚，季范先生要出去春游，吩咐备马。马夫从槽头上解下那匹胖得像蜡烛一样的大红马，刷洗干净，备好鞍鞮，牵到大门口拴马桩旁。季范先生穿着浅蓝色竹布长袍、浅蓝色竹布长裤，足蹬一双千层底呢面布鞋，叼着一根象牙烟嘴，款款地出了门。由我的老爷爷伺候着他老人家上了马。他说走了，我的老爷爷便牵着马缰走。街上人听说季范先生要春游，都跑出家门观看。五里桥下的

化子们听到消息，便飞快地通知了住在关帝庙侧草棚里的化子头李子虚。我老爷爷牵着大红马走到关帝庙前，光着脊梁赤着脚的李子虚便跪在了街当中，拦住了马头。

“季范先生开恩吧。”化了头说。

“什么事？”季范先生问我的老爷爷。我的老爷爷说：“化子拦路乞讨。”

“告诉他老爷身上没钱。”

“老爷身上没钱。”

我老爷爷大声说。

“季范先生把身上那件袍子赏小的穿了吧。”

“化子要老爷的袍。”我的老爷爷传达着。

季范先生说：“这袍子有人喜欢了，我穿着就是罪过，对不对，汉三？”

我老爷爷号叫汉三，听到东家问，忙说：“对对对。”

于是季范先生便在马上脱了长袍，一欠屁股抽出来，扔给化子头李子虚，说：“不争气的东西，怎么闯的？连件袍子都穿不上。”

“季范先生，小的脚上还没有鞋。”

于是季范先生又脱下脚上的鞋，扔给化子。

我的老爷爷牵着马往前走，才到狮子湾畔，又一群化子涌出来。

后来，季范先生只穿一条裤头骑在膘肥体壮的大红马上，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词，在城东的槐树林子里走。他穿衣戴帽时，显得文质彬彬；脱掉衣服后，露出一身瘦骨头，坐在马背上，活像只猴子。成群结队的孩子在马腕后，嘻嘻哈哈看热闹。季范先生不闻不问，半眯着眼，手捋着下巴上那撮黑胡须，怡然自得。大爷爷说我老爷爷知道季范先生的脾气，便牵着马，专拣树林子茂密的地方走，不一会儿便甩掉了那些胡闹的娃娃。槐叶碧绿，淹没在槐花里，城东的槐树林子有几十亩地大小，槐花盛开，像一片海。槐花有两种

颜色，一雪白，二粉红。千枝万朵，团团簇簇，拥拥挤挤。成群结队的蜜蜂嗡嗡地飞着，在花朵上忙碌。城里养蜂人家的蜜几天就要割一次，浅绿色的槐花蜜，只要十几个制钱一斤。老爷爷牵着驮着季范先生的大红马，挤进槐花里，走不快，只能一步半步地捱。沉闷的花香熏得人昏昏欲睡。红马边走边尖着嘴巴揪花叶中那些尚未完全放开的小小的槐叶吃。老爷爷那时矮小，头顶与马腿平齐。他走动在树干间，行动比较自由。马肚子以上的部分他看不完全。季范先生移动在槐花里，像漂浮在白云中。老爷爷从花的缝隙里看到季范先生嘴角叼着一只槐花，一脸的傻相。大爷爷说每年槐花开的季节，老爷爷与季范先生也都要在槐林里游荡好几天，有时候夜间也不回去。家里人人都知道季范先生怪癖，无人敢劝；又知道季范先生乐善好施，人缘极好，也不担心他遭匪。

老爷爷说月亮上来后，花香更浓，一缕缕的清风把香气的幕帐掀起一条缝，随即合拢后香气更浓。银色的光洒在槐花上，那些槐花就活灵活显地活动起来，像亿万蝴蝶在抖动翅羽，在求偶交配。花在月光下长，像云在膨胀，这里凸出来，那里凹进去，一刻也不停顿地变幻，像梦一样。红马的皮毛在槐花稀疏的地方偶一闪现，更像宝物出了土，放出耀眼的光来。蜜蜂抢花期，趁着月光采花粉，星星点点地飞行着，像一些小金星。老爷爷说也有四川、河南来放蜂的，在树林子中间寻个空隙撑起帐篷，夜晚在竹竿梢上挂一盏玻璃灯，闪闪烁烁，像鬼火一样。人间的烟火味儿一出现，大爷爷说我们的老爷爷便赶紧拉马避开，否则季范先生就要发脾气了。后半夜，稀薄的凉露下来，花瓣儿更亮。从树缝里看到天高月小，满地上都是被槐树花叶过滤了的银点子。

老爷爷说季范先生身上被槐针划出一些血道道。游几天槐花海，他痴迷好几天，说是“花醉”。

大爷爷说天地万物，都有灵有性，有异质的高人，能与万物相通，毫无疑问，季范先生就是那样的高人了。

老爷爷说季范先生家常年养着四个裁缝，一个制冬衣，一个制夏衣，一个制春秋衣，一个专门制鞋袜。四个裁缝不停地制作，季范先生还是缺衣穿。大爷爷说季范先生的时代里，高密城里穿着最漂亮的，往往是叫化子。这传统至今未绝，外县来的化子总是破衣烂衫招狗咬，高密县出去的叫化子抽血卖也要制套新衣穿上，像走亲戚一样，狗见了摇尾巴。人说：有这么好的衣裳还要哪家子饭？化子说：让季范先生给惯的，成了规矩就不能改。青州、胶州、莱州的人讽刺那些没钱穷讲究的人为：高密叫化子。有一种现在已被淘汰的、外皮鲜艳瓤酸苦的瓜就叫“高密叫化子”。老爷爷说季范先生总是光光鲜鲜出去，赤身露体回来，严冬腊月也不例外。

季范先生好赌，从来都是夜里赌。满城的头面人物都来。大厅里摆开十几张八仙桌，一桌子一局，一擦擦大洋闪着光，在季范先生家赌的人，掉了地上大洋没有好意思弯腰去捡的。这么多人赌通宵，总有十块、八块的大洋滚落到桌下，这些都归了伺候茶水的我老爷爷。我老爷爷一离开季范先生就在城里买房子城外置地，拍出一擦擦银大头，都是在赌桌下捡的。

季范先生从不过问田地里的事情，百分之百的玩主。但他家的长工老来都是撇腿弓腰，给季范先生家干活累的。老爷爷说有一年打麦时有一个长工用毛驴往自家偷驮麦子，另一个长工来告状。季范先生骂道：傻种，傻种，他用驴驮，你为什么不用车拉？那长工一赌气，果真套上车，拉回家一车麦子。季范先生知道后，说：这才像个长工样子。季范先生家里有一个正妻六个姨太太。正妻一脸大麻子，六个姨太太却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大爷爷对我们说：你们的老爷爷说季范先生从来都是自己单屋睡，那些姨太太年轻熬不住，有裹了钱财跟人跑了的，有跟长工私通生了私孩子的，季范先生不管也不问。那些小私孩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跑，见了季范先生就叫爹。季范先生光笑不答应。你们老爷爷说只有麻老婆生的那个痴呆儿子才是季范先生的真种。

大爷爷说，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日，季范先生要嫖。大家都感到惊奇，好像天破了一样。管家的劝他过过日子再嫖，季范先生说：过了日子就不嫖了。管家说：这事我不帮你操持。季范先生叫：

“汉三！”

十七岁的我们的老爷爷应声道：

“汉三在。”

季范先生说：

“他们都是些俗人，只好咱爷俩一块玩了。”

我们的老爷爷问：

“老爷是到窑子里去呢，还是把娘们搬回来？”

季范先生说：

“自然是搬回来。”

我们的老爷爷问：

“搬‘小白羊’还是搬‘一见酥’？”

季范先生说：

“你给我把高密城里的婊子全搬来。”

我们的老爷爷吐了吐舌头，也不好再问。便带着满肚子狐疑去搬婊子。

大爷爷说，那时的高密城西部小康河两岸有两条烟花胡同，河东那条胡同叫状元胡同，河西那条叫鲤鱼巷。那时的人们把逛窑子叫做“考状元”、“吃鲤鱼”。每条胡同里都有五六家窑子，各养着三五个姑娘。还有一些“半掩门子”，白日经营着一些卖针头线脑的小店，晚上也插了店门留客住宿。大爷爷说去窑子里的人形形色色，有泡窑子的老嫖客，也有偷了爹娘的钱前来学艺的半大小子。

老爷爷那时十七岁，像个“学艺”的。大年初一，家家都是祭祀祖先，即使患色癆的老嫖也不来了。高密城里的窑子过年也放假，婊子们都打扮得花红柳绿，嗑瓜子儿，赌铜钱儿，阳光好时也上街，混杂在人群里看耍。老鸨们也允许婊子们回家去看父母，但十个婊

子里有九个是被父母卖进了火坑的，谁还要回去？那些提大茶壶的、扛权杆的也放假回了家。所以老爷爷一进窑子就被婊子们围住，抢着要当他的师傅。

老爷爷有没有拜师傅大爷爷自然不说。大爷爷说我们的老爷爷常常给季范先生牵马，眼尖的婊子认出他来，笑着说：这不是季范先生的小催班吗？你东家闲着那么多姨娘，下边都生了锈，还用得着来找我们。

老爷爷说不是我要找你们，是季范先生要找你们。

老爷爷一句话，把些个婊子们欢喜得七颠八倒，噉噉喳喳地说：这可是破了天荒！季范先生花起钱来像流水一样，伺候好了他老人家，一年的脂粉钱不发愁了。

老鸭子说：大年初一、例假，姑娘们累了一年，就是钢铸铁打的也磨出了火星子，该让她们歇歇。

老爷爷道：季范先生难得动一次凡心，你们别胡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老鸭子堆着笑脸说：伺候季范先生，俺们也不敢推辞，孩儿们，可别怨为娘的心黑。

婊子们抢着说：老娘，能让季范先生那神仙棒捶杵杵，是孩儿们的福气。

老鸭子问我们的老爷爷：小先生，我这里有五个姑娘，不知季范先生看中哪一个。

老爷爷说：全包，让她们梳洗打扮等着，待会儿轿车子来拉。

大爷爷说老爷爷办事干练，就把两条烟花巷转了一遍，找来了二十八位婊子，又到大街上雇了十几辆带暖帘的轿车子，把那些个婊子，或两个一车，或三个一车，装载进去。十几辆轿车子，十几匹健骡，十几个车夫，在县府前大街上排成一条龙，轰轰隆隆往前滚。看热闹的人拥挤挤挤，把街都窄了。轿车夫见了这情景，又拉着这样的客，格外地长精神，啪啪地拴着鞭梢，嘴里“得儿——驾儿